

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

文明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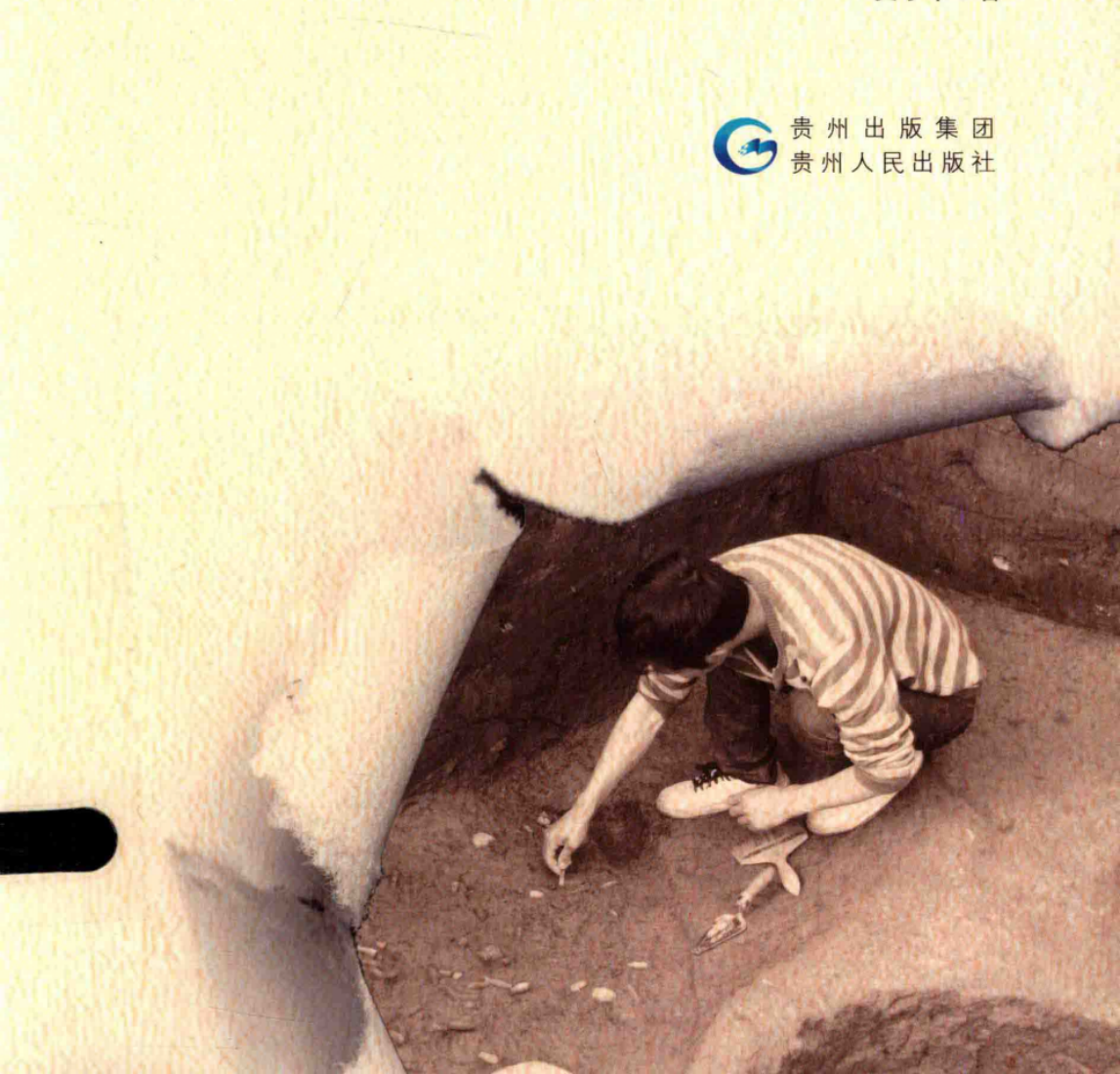
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考古

王红光◇主编

吴小华◇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

王红光◇主编

周必素 罗青松◇副主编

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考古 文明曙光

吴小华◇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曙光: 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考古 / 吴小华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

(贵州考古系列丛书)

ISBN 978-7-221-10694-0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新石器时代考古—贵州省
②商周考古—贵州省 IV. ①K871.13②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555号

文明曙光

——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考古

王红光 / 主编 周必素 罗青松 / 副主编

吴小华 / 著

责任编辑 潘 浩 孔令敏

装帧设计 成都与之堂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 编 550081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

印 张 8.5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书 号 978-7-221-10694-0

定 价 30.00元

序

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对贵州而言,这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却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和推动的事。

用当下考古学界流行的说法,这属于“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的范畴,因而是一次公众考古学的尝试。在我看来,考古科普、考古学的大众化,都属于公众考古的一部分,都旨在满足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无法成为一门孤芳自赏的学问而必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考古人所面对的是一段用实物建构起来的漫长过去,它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有些幸存下来成为历史记忆,有些则不幸被遗忘而需重新发现与阐释。考古学对于人类记忆的修补,一如在浏览照片时被重新唤起的种种关乎孩提时代的回忆,甜蜜,忧伤,或者茫然失措。这样的体验,不应该只囿于考古者自己,而需放到更大的世界去,众乐乐。换言之,是让学术走下神圣的象牙塔,让普通大众能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反之,社会的广泛参与,一则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一则有利于强化学科存在的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数年前便有了编纂一套“贵州文化遗产丛书”的想法,对贵州考古成果的普及做一点工作,并已着手布置,后因各种原因而搁浅。一

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遗产点和作者群的选择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组织了一批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来对一个一个的遗产点进行深度解读,结果仅有少数作者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所提交的成果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究其原因,是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很难达到对个别遗产点进行深度解读的目标。之后,我们针对贵州考古的具体实际,及时调整了方向,将写作的对象从点调整为面,作者则是长期坚持在田野一线的年轻的考古者,并将此作为锻炼业务人员、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强制性交由省考古所组织实施。

人类在贵州这块热土上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以黔西观音洞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历经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代直至明清,均有大量的遗存保留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六十年来,一代代贵州考古人跋涉在山野之间、人迹罕至之处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面向黄土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我们积累了大批的考古材料,从而对贵州数十万年以来的历史形成了基于考古资料的一些新认识,一些成果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遵义海龙囤先后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代、魏晋至明等不同时段的考古资料的逐步丰富,使得完整勾勒彼时的文化谱系成为可能,这是一项基于文献的研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江、北盘江、清水江、锦江、赤水河诸流域文化发展的脉络已经逐步清晰;贵州自有人以来或明或暗的过往正在考古者不懈的努力中渐渐明朗。这些成果理应以各种形式尽早刊布,成为我们对

于那个遥远年代的共同记忆。

因此,我提出丛书的撰写必须紧紧把握贵州考古的特点,既有分时段却又连缀为一体来系统介绍贵州考古的书写,又有对贵州内外交流中长期扮演着文化大通道角色的诸流域的梳理,还需反映考古人在探索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贵州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反映贵州文化遗产从业者的精神面貌。应该说,这批年轻的作者较好地贯彻了我最初的想法。初读这些作品,感觉虽然还稍显稚嫩,却不乏惊喜之处。这是贵州考古人的一次集中亮相,作者的平均年龄只有 36 岁。这也是对贵州考古的一次系统梳理,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成果应着眼未来,惠及当下,而将最新的发现与最新的认识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及时予以刊布,本身就是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人人共享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除“考古贵州”外,还能持续推出“珍藏贵州”“红色贵州”等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从博物馆的藏品中、从红色遗产中去解读贵州的过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坚持认为考古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理应该常态化,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理应得到足够的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理应人人共享。

是为序。

王红先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贵州省文物局局长

目 录

序：王红光 / 1

写在前面 / 1

考古人都是恋旧癖 / 1

考古不是“淘宝” / 4

印象贵州 / 6

云贵胜江南 / 6

遥远的贵州 / 13

风雨飘摇六百年 / 14

铢积寸累 / 15

东临“潇湘” / 18

悠悠清水江 / 18

辞兵洲里的新与老 / 21

盘塘与烂草坪 / 25

坡脚，黔东南的第一次考古约会 / 28

学堂背 / 31

月山背 / 32

江东溪口，清水江边的商周印象 / 34

西看“彩云” / 38

神秘的鸡公山 / 38

吴家大坪，鸡公山人的住地？ / 41

毕节青场，贵州西部第一个商周遗址 / 42

老坡底，乌江上游的一把金钥匙 / 44

夜郎寻踪新发现 / 49

南眺“百越” / 50

天生桥，第一次独立考古之旅 / 50

三进洒亭 / 53

小庙山上的中秋节 / 57

小庙山上的邂逅 / 59

第一次兴义之行 / 61

道听途说的大盘江 / 63

孔明坟 / 66

北盘江畔的双肩石器 / 70

从小庙山到羊里，帐篷里的考古 / 72

北望“巴蜀” / 75

初识乌江 / 75

二进乌江 / 78

走进洪渡 / 82

造访清源 / 84

写给记忆消逝前的龚滩 / 86

神秘的“巴蜀符号印” / 89

小河口 / 90

醉美赤水河 / 91

二十里不同天的锦江 / 95

黔中“土著” / 102

一个考古人眼中的爽爽贵阳 / 102

打儿窝先人 / 105

寻幽飞虎山 / 108

狗场肖家洞 / 110

偶遇普定穿洞 / 112

马场，黔中宝地 / 114

金阳文物魂归何处？ / 116

几点遐思 / 117

文化特点 / 117

要走的路 / 118

一个考古人的流年记忆 / 119

后记 / 123

写在前面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终年穿行在山野丛林，抑或是村邻瓦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如此的单调和寂寥，也是如此的浪漫和让人充满丰富的想象；他们一生都在追寻过往的某个片断，并力图回到历史现场。他们就是考古人、考古事和考古人的考古情感。

考古人都是恋旧癖

可以说，最早的考古学家都是恋旧癖，他们大都只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器物感兴趣，并试图通过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艺术品、建筑物（或是建筑遗迹）抑或是古墓等历史文化遗物，去证实或是拼凑那些曾经被记录在案的历史；而对于史前时代那些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人类历史往往是视而不见。就拿中国的“考古学家”来说吧，早在北宋时吕大临就编著了《考古图》一书，书中著录了不少历史时期的艺术珍品，特别是青铜器。而关于史前时代的研究，可以说直到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第一次在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主持发掘了仰韶遗址之后，才逐渐被考古学家们关注起来。就是传统的中国士人，他们所关注的中国历史也不过只有五千年，特别是对于夏、商、周三代的追述，一直是中国士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史前考古学家的工作，我们才得以知道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至少遗漏了95%

以上的人类历史。通过今天的考古发现，我们才得以明白人猿之间的分道扬镳至少有不少于400万年的历史。

记得在初中的历史课本里，我们就接触到了“北京山顶洞人”“云南元谋人”以及“陕西蓝田人”等古人类，还有在贵州境内发现出土的黔西观音洞人、桐梓马鞍山人等等。这些远古人类，离我们最近的也是数以万年之久，如果单从血缘关系上讲，它们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过去却常常将他们追认成我们共同的祖先。那是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见证，也是我们所有人类共同走过的道路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石器时代的考古学首先是在欧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得益于民族志材料的积累。早在有关石器时代的科学考古学被建立起来之前，欧洲的一些古物学家就发现了石器的存在。但起初他们并不认为这些石器是通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而成



笔者工作照

的，并应用于人类童年时代的生产与生活。直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人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大冒险和大殖民，殖民者们首先是在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发现了大量还过着采集与狩猎生活的部落人，这些人尚未掌握和具备有关金属工具方面的知识。他们手中所使用的工具大部分还停留在石器阶段。殖民者们将这些部落人所使用的石器工具作为民族志材料带回了欧洲，这引起了古物学家们的广泛兴趣。通过比对，古物学家们发现这些被带回的石器与之前在欧洲大陆上发现的石制工具极为类似，这让他们认识到在旧大陆之外，还存在过着“原始”生活的现代人。而这些过着“原始”生活的现代人就类似于旧大陆上的人们的早期历史。于是，一门关于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知识体系才逐渐被建立起来。

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可以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的学者在这两者间加入了一个“中石器时代”作为两者之间的过渡。旧石器时代，通常指的是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最先的人们，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和家畜养殖。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采集树林里的野果和狩猎动物，包括河里的鱼类。他们只需要加工一些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即可足以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到后来，人类慢慢地学会了农业生产和家畜养殖，并且开始伐木造屋。原有的那些打制粗糙的石器已不能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求，于是一种加工更为精致的磨制石器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打制石器，人类社会就慢慢地从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了以农业生产和家畜养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虽然用的工具都是石器，但从生计经济模式上看，已经有了质的改变。旧石器时代的人们，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这是一种全靠大自然恩赐的攫取性经济；而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的生活物资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家畜养殖，过的是一种生产型经济模式。

在今天看来，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源于这些带有恋旧癖式的考古人。

考古不是“淘宝”

时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最近又挖到什么宝贝了？在你所挖到的宝贝中，哪一件最值钱？能值多少钱？像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不只是我，包括所有做考古的同行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

其实，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大多数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宝物，而更多的是一些古代的人们废弃的垃圾。比如说一件用坏了的陶罐，古人把它随手丢进了垃圾坑（考古将其称为“灰坑”），今天我们将它发掘出来，通过拼接、修补将其复原，进而对其进行考古学上的研究。再比如古人住的房子，好端端的房子古人是不会将它轻易废弃的，除非是受到某种难以抗拒的因素致使房子被毁坏了，古人才不得不另起炉灶，毁坏了的房子日渐荒芜慢慢地就变成了今天的考古遗址。我们今天通过考古手段将其发掘出来的，可能只剩下其中的一小部分构件，几块柱础石、几片瓦砾，抑或是几个柱洞，这些就得依据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去进行复原与研究。通过考古手段获取的遗物，其实大多是残缺不全的。

考古学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是为了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制度、居住、娱乐等古代历史文化信息，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研究古代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他们在生前得过什么疾病等等，以期增长和丰富今天的人们对于古代社会的兴趣和认识。因此，这就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各类文化遗物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一般人理解的经济价值之外（当然通过考古手段的各类遗物是不会流通于市场的），考古人一般是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任何一件古代文化遗物，都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被制作出来的，能够被保存至今，就已经是相当难得了，所谓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任何一件古代遗物在被制作时，除了考虑其实用功能之外，也会掺杂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在其外形、花纹图案、装饰工艺上古人都会下工夫，形成当时独有的审美观念。至于科学



清理马家湾清墓

研究价值，这是在我们考古人眼里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一块碎陶片，在一般人眼里看来，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但在考古学研究上，极有可能事关一种文化甚至是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再比如说甲骨文在没有被认识之前，它只不过是中药铺里的一种普通药材，但自从被发现后，一段关于中国商周时期的文明史才得以被更多地解读。

从根本上讲，考古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形式，它还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不仅能让我们穿越时空、重现过去，同时还可以给我们以历史启迪，昭示未来。所以考古是挖宝的，但考古绝不是“淘宝”。

印象贵州

云贵胜江南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在众多关于贵州的历史记载中，对贵州的评价似乎都不太好。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段很平常并被误读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滇王是第一个提出疑问的，夜郎侯为滇王背上了黑锅。使得人们后来常常用“夜郎自大”这个词来形容贵州人。唐朝，柳宗元撰写了《三戒·黔之驴》，于是“黔驴技穷”这个成语似乎使得人们对贵州的印象更多了一些揶揄的意味，以至于贵州人在和其他省份的人稍有口舌而不胜时，总会被人用“黔驴技穷”来调侃自己的窘态。据说明代时，朱元璋（亦即洪武皇帝）的开国军师、谋臣刘伯温写了一首关于云贵的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从此贵州才有了“云贵胜江南”的美名。尽管如此，自古以来贵州在中国文人的笔下，似乎给人的印象总离“文明”的中原相距甚远，以至于翻开关于贵州的一

些古文献时，贵州往往被描述成了“生苗”所居的蛮荒之野。很显然，这些对贵州的描述就犹如人们喜欢用“杞人忧天”这个词来形容河南人一样，确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至于流行已久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似乎仍然包含着一种类似的误解。其实，这完全是不了解贵州历史和现实的人对贵州的一个错误解读。只要对贵州类似于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你就会发现，刘伯温诗作里说的“云贵胜江南”绝非是一种虚夸的美誉。贵州不仅山川秀美，气候宜人，物产丰盈，更加不能够让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就拿人们常说贵州“天无三日晴”来说吧，这说的是贵州的气候。贵州位于我国亚热带西部，云贵高原东端的斜坡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贵州的东半部在全年湿润的东南季风区内，西半部处于无明显干湿季之分的东南季风向干湿明显的西南季风区的过渡地带。由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离海洋较近，外加受高原山地地势的影响，贵州境内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多云寡照、湿度较大、降雨日数多、季风气候明显、无霜期长，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 $14^{\circ}\text{C}\sim 18^{\circ}\text{C}$ 之间。这样的气候，正是人类宜居的气候之一。

至于说贵州“地无三里平”，则讲的是贵州的地势环境。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隆起于四川盆地、广西丘陵和湘西丘陵，属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东部边缘的一部分。全省地势西部高，中部次之，向北、东、南三面倾斜。西部海拔在 $1600\sim 2800$ 米之间，为全省最高的地区；中部海拔 $1000\sim 1800$ 米；东部海拔 $100\sim 800$ 米，为全省最低的地区。全省海拔最高峰为赫章县南部珠市乡的韭菜坪，海拔为 2901 米；最低海拔则位于黎平县东部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为 148 米。贵州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形，其中高原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89% ，丘陵及河谷盆地只占 11% 。贵州是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的地区之一，类型多样，石芽、石沟、溶洞、漏斗、伏流、涌泉、峡谷、峰林，共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百科全书。

还有就是“人无三分银”，说的是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不可否

